資治通鑑/卷1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九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

► 卷一百九十二

起閼逢涒灘六月，盡柔兆閹茂八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191卷
卷第一百九十一

【唐紀七】　起閼逢涒灘六月，盡柔兆閹茂八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七年（甲申，公元六二四年）

六月，辛丑，上幸仁智宮避暑。

辛亥，瀧州、扶州獠作亂，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。

丙辰，吐谷渾寇扶州，刺史蔣善合擊走之。壬戌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。

初，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，曰：「當為兄手刃之！」世民從上幸元吉第，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，欲刺世民；建成性頗仁厚，遽止之。元吉慍曰：「為兄計耳，於我何有！」

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，分屯左、右長林，號長林兵。又密使右

虞侯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，置宮東諸坊，欲以補東宮長上，為人所告。上召建成責之，流可達志於嶲州。

楊文幹嘗宿衛東宮，建成與之親厚，私使募壯士送長安。上將幸仁智宮，命建成居守，世民、元吉皆從。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，曰：「安危之計，決在今歲！」又使郎將爾朱煥、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。二人至豳州，上變，告太子使文幹舉兵，使表裡相應；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。上怒，托他事，手詔召建成，令詣行在。建成懼，不敢赴。太子舍人徐師謨勸之據城舉兵；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，屏從者，詣上謝罪，建成乃詣仁智宮。未至六十里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，以十餘騎往見上，叩頭謝罪，奮身自擲，幾至於絕。上怒不解，是夜，置之幕下，飼以麥飯，使殿中監陳福防守，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。穎至慶州，以情告之，文幹遂舉兵反。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。

甲子，上召秦王世民謀之，世民曰：「文幹豎子，敢為狂逆，計府僚已應擒戮；若不爾，正應遣一將討之耳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文幹事連建成，恐應之者眾。汝宜自行，還，立汝為太子。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，當封建成為蜀王。蜀兵脆弱，它日苟能事汝，汝宜全之；不能事汝，汝取之易耳！」

上以仁智宮在山中，恐盜兵猝發，夜，帥宿衛南出山外，行數十里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，皆令三十人為隊，分兵圍守之。明日，復還仁智宮。

世民既行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，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，上意遂變，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。惟責以兄弟不睦，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、左衛率韋挺、天策兵曹參軍杜淹，並流於嶲州。挺，沖之子也。初，洛陽既平，杜淹久不得調，欲求事建成。房玄齡以淹多狡數，恐其教導建成，益為世民不利，乃言於世民，引入天策府。

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，州兵擊破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巳，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，總管秦武通擊卻之。

楊文幹襲陷寧州，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。秦王世民軍至寧州，其黨皆潰。癸酉，文幹為其麾下所殺，傳首京師。獲宇文穎，誅之。

丁丑，梁師都行台白伏願來降。

戊寅，突厥寇原州；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，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，邀其歸路。庚辰，突厥寇隴州；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。

吐谷渾寇岷州。辛巳，吐谷渾、党項寇松州。癸未，突厥寇陰盤。

甲申，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，破之。

己丑，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。

甲子，車駕還京師。

或說上曰：「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，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。若焚長安而不都，則胡寇自息矣。」上以為然，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、鄧，行可居之地，將徙都之。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、裴寂皆贊成其策，蕭瑀等雖知其不可，而不敢諫。秦王世民諫曰：「戎狄為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以聖武龍興，光宅中夏，精兵百萬，所征無敵，奈何以胡寇擾邊，遽遷都以避之，貽四海之羞，為百世之笑乎！彼霍去病漢廷一將，猶志滅匈奴；況臣忝備藩維，願假數年之期，請系頡利之頸，致之闕下。若其不效，遷都未晚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建成曰：「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，秦王之言得無似之！」世民曰：「形勢各異，用兵不同，樊噲小豎，何足道乎！不出十年，必定漠北，非敢虛言也！」上乃止。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：「突厥雖屢為邊患，得賂則退。秦王外托禦寇之名，內欲總兵權，成其篡奪之謀耳！」

上校獵城南，太子、秦、齊王皆從，上命三子馳射角勝。建成有胡馬，肥壯而喜蹶，以授世民曰：「此馬甚駿，能超數丈澗。弟善騎，試乘之。」世民乘以逐鹿，馬蹶，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，馬起，復乘之，如是者三，顧謂宇文士及曰：「彼欲以此見殺，死生有命，庸何傷乎！」建成聞之，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：「秦王自言，我有天命，方為天下主，豈有浪死！」上大怒，先召建成、元吉，然後召世民入，責之曰：「天子自有天命，非智力可求；汝求之一何急邪！」世民免冠頓首，請下法司案驗。上怒不解，會有司奏突厥入寇，上乃改容，勞勉世民，命之冠帶，與謀突厥。閏月，己未，詔世民、元吉將兵出幽州以御突厥，上餞之於蘭池。上每有寇盜，輒命世民討之，事平之後，猜嫌益甚。

初，隋末，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，所論囚至市，猶西向為仁壽禮佛，然後死。唐興，爨弘達帥西南夷內附，朝廷遣使撫之，類皆貪縱，遠民患之，有叛者。仁壽時為嶲州都督長史，上聞其名，命檢校南寧州都督，寄治越嶲，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。仁壽性寬厚，有識度，既受命，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，周歷數千里，蠻、夷豪帥皆望風歸附，來見仁壽。仁壽承製置七州、十五縣，各以其豪帥為刺史、縣令，法令清肅，蠻、夷悅服。將還，豪帥皆曰：「天子遣公都督南寧，何為遽去？」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。蠻、夷即相帥為仁壽築城，立廨捨，旬日而就。仁壽乃曰：「吾受詔但令巡撫，不敢擅留。」蠻、夷號泣送之，因各遣子弟入貢。壬戌，仁壽還朝，上大悅，命仁壽徙鎮南寧，以兵戍之。

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。

八月，戊辰，突厥寇原州。

己巳，吐谷渾寇鄯州。

壬申，突厥寇忻州，丙子，寇并州；京師戒嚴。戊寅，寇綏州，刺史劉大俱擊卻之。

是時，頡利、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，連營南上，秦王世民引兵拒之。會關中久雨，糧運阻絕，士卒疲於征役，器械頓弊，朝廷及軍中鹹以為憂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，勒兵將戰。己卯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，陳於五隴阪，將士震恐。世民謂元吉曰：「今虜騎憑陵，不可示之以怯，當與之一戰，汝能與我俱乎？」元吉懼曰：「虜形勢如此，奈何輕出？萬一失利，悔可及乎！」世民曰：「汝不敢出，吾當獨往。汝留此觀之。」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，告之曰：「國家與可汗和親，何為負約，深入我地！我秦王也，可汗能鬥，獨出與我斗；若以眾來，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！」頡利不之測，笑而不應。世民又前，遣騎告突利曰：「爾往與我盟，有急相救；今乃引兵相攻，何無香火之情也！」突利亦不應。世民又前，將渡溝水，頡利見世民輕出，又聞香火之言，疑突利與世民有謀，乃遣止世民曰：「王不須渡，我無他意，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。」乃引兵稍卻。是後霖雨益甚，世民謂諸將曰：「虜所恃者弓矢耳，今積雨彌時，筋膠俱解，弓不可用，彼如飛鳥之折翼；吾屋居火食，刀槊犀利，以逸制勞，此而不乘，將復何待！」乃潛師夜出，冒雨而進，突厥大驚。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，突利悅，聽命。頡利慾戰，突利不可，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，請和親，世民許之。思摩，頡利之從叔也。

突利因自托於世民，請結為兄弟。世民亦以恩意撫之，與盟而去。

庚寅，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。

壬申，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，上引升御榻，慰勞之。思摩貌類胡，不類突厥，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，歷處羅、頡利世，常為夾畢特勒，終不得典兵為設。既入朝，賜爵和順王。

丁酉，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。

九月，癸卯，日南人姜子路反，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。

癸卯，突厥寇綏州，都督劉大俱擊破之，獲特勒三人。

冬，十月，己巳，突厥寇甘州。

辛未，上校獵於鄠之南山；癸酉，幸終南。

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，陷合川。

丙子，上幸樓觀，謁老子祠；癸未，以太牢祭隋文帝陵。

十一月，丁卯，上幸龍躍宮；庚午，還宮。

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八年（乙酉，公元六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辰，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。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，到州，就故宅多市酒餚，召親戚故人，與之酣宴，散發箕踞，如為布衣時，凡十日。既而分贈金帛，泣與之別，曰：「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，明日之後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，君民禮隔，不復得為交遊。」自是親戚故人犯法，一無所縱，境內肅然。

丁巳，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。

吐谷渾寇疊州。

是月，突厥、吐谷渾各請互市，詔皆許之。先是，中國喪亂，民乏耕牛，至是資於戎狄，雜畜被野。

夏，四月，乙亥，党項寇渭州。

甲申，上幸鄠縣，校獵於甘谷，營太和宮於終南山；丙戌，還宮。

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婚，上謂裴矩曰：「西突厥道遠，緩急不能相助，今求婚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今北寇方強，為國家今日計，且當遠交而近攻，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；俟數年之後，中國完實，足抗北夷，然後徐思其宜。」上從之。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，統葉護大喜。道立，上之從子也。

初，上以天下大定，罷十二軍。既而突厥為寇不已，辛亥，復置十二軍，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，簡練士馬，議大舉擊突厥。

甲寅，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，入子城；長史劉君傑擊破之。

六月，甲子，上幸太和宮。

丙子，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，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。

丙戌，頡利可汗寇靈州。丁亥，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御之，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。先是，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，秋，七月，甲辰，上謂侍臣曰：「突厥貪婪無厭，朕將征之，自今勿復為書，皆用詔敕。」

丙午，車駕還宮。

己酉，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。

睦伽陀攻武興。

丙辰，代州都督藺謨與突厥戰於新城，不利；覆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，李高遷趨大谷以御之。丁巳，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。

八月，壬戌，突厥逾石嶺，寇并州；癸亥，寇靈州；丁卯，寇潞、沁、韓三州。

左武候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川，破之。

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，行軍總客任瑰屯太行，以御突厥。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。壬申，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，全軍皆沒，瑾脫身奔李靖。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，虜以彥博職在機近，問以國家兵糧虛實，彥博不對，虜遷之陰山。庚辰，突厥寇靈武。甲申，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。丙戌，突厥寇綏州。丁亥，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。

九月，癸巳，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。丙申，代州都督藺謨擊破之。

癸卯，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。

丙午，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，俘斬二千餘人。

突厥寇藺州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吐谷渾寇疊州，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。

戊寅，突厥寇鄯州，遣霍公柴紹救之。

十一月，辛卯朔，上幸宜州。

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。

戊戌，突厥寇彭州。

庚子，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。

辛丑，徙蜀王元軌為吳王，漢王元慶為陳王。

癸卯，加秦王世民中書令，齊王元吉侍中。

丙午，吐谷渾寇岷州。

戊申，眉州山獠反。

十二月，辛酉，上還至京師。

庚辰，上校獵於鳴犢泉；辛巳，還宮。

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。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（丙戌，公元六二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。

甲寅，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，日遣員外郎一個更直其第。

二月，庚申，以齊王元吉為司徒。

丙子，初令州縣祀社稷，又令士民裡閉相從立社。各申祈報，用洽鄉黨之歡。戊寅，上祀社稷。

丁亥，突厥寇原州，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。

三月，庚寅，上幸昆明池；壬辰，還宮。

癸巳，吐谷渾、党項寇岷州。戊戌，益州道行台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，破之。

壬寅，梁師都寇邊，陷靜難鎮。

丙午，上幸周氏陂。

辛亥，突厥寇靈州。

乙卯，車駕還宮。

癸丑，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，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；事洩，突厥囚之。

丁巳，突厥寇涼州，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。

戊午，郭行方擊叛獠於洪、雅二州，大破之，俘男女五千口。

夏，四月，丁卯，突厥寇朔州；庚午，寇原州；癸酉，寇涇州。

戊寅，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，自旦至申，突厥乃退。

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：「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；漢譯胡書，恣其假托。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，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。偽啟三塗，謬張六道，恐心曷愚夫，詐欺庸品。乃追懺既往之罪，虛規將來之福；佈施萬錢，希萬倍之報，持齋一日，冀百日之糧。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輕犯憲章；有造為惡逆，身墜刑網，方乃獄中禮佛，規免其罪。且生死壽夭，由於自然；刑德威福，關之人主；貧富貴賤，功業所招；而愚僧矯詐，皆雲由佛。竊人主之權，擅造化之力，其為害政，良可悲矣！降自羲、農，至於有漢，皆無佛法，君明臣忠，祚長年久。漢明帝始立胡神，西域桑門自傳其法。西晉以上，國有嚴科，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發之事。洎於苻、石，羌、胡亂華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梁武、齊襄，足為明鏡。今天下僧尼，數盈十萬，剪刻繒彩，裝束泥人，競為厭魅，迷惑萬姓。請令匹配，即成十成餘戶，產育男女，十年長養，一紀教訓，可以足兵。四海免蠶食之殃，百姓知威福所在，則妖惑之風自革，淳樸之化還興。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：『僧尼徒眾，糜損國家，寺塔奢侈，虛費金帛。』為諸僧附會宰相，對朝讒毀，諸尼依托妃、主，潛行謗讟，子佗竟被囚執，刑於都市。及周武平齊，制封其墓。臣雖不敏，竊慕其蹤。」

上詔百官議其事，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。蕭瑀曰：「佛，聖人也，而奕非之；非聖人者無法，當治其罪。」奕曰：「人之大倫，莫如君父。佛以世嫡而叛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。蕭瑀不生於空桑，乃遵無父之教。非孝者無親，瑀之謂矣！」瑀不能對，但合手曰：「地獄之設，正為是人！」

上亦惡沙門、道士苟避征徭，不守戒律，皆如奕言。又寺觀鄰接廛邸，混雜屠沽。辛巳，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，其精勤練行者，遷居大寺觀，給其衣食，無令闕乏。庸猥粗穢者，悉令罷道，勒還鄉里。京師留寺三所，觀二所，諸州各留一所，餘皆罷之。

傅奕性謹密，既職在占候，杜絕交遊，所奏災異，悉焚其稿，人無知者。

癸未，突厥寇西會州。

五月，戊子，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，叛歸梁師都；都督劉旻追斬之。

壬辰，党項寇廓州。

戊戌，突厥寇秦州。

壬寅，越州人盧南反，殺刺史寧道明。

丙午，吐谷渾、党項寇河州。

突厥寇蘭州。

丙辰，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。

六月，丁巳，太白經天。

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有隙，以洛陽形勝之地，恐一朝有變，欲出保之，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，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，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，多出金帛，恣其所用。元吉告亮謀不軌，下吏考驗；亮終無言，

乃釋之，使還洛陽。

建成夜召世民，飲酒而鴆之，世民暴心痛，吐血數升，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。上幸西宮，問世民疾，敕建成曰：「秦王素不能飲，自今無得復夜飲！」因謂世民曰：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為嗣，汝固辭；且建成年長，為嗣日久，吾不忍奪也。觀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同處京邑，必有紛競，當遣汝還行台，居洛陽，自陝以東皆王之。仍命汝建天子旌旗，如漢梁孝王故事。」世民涕泣，辭以不欲遠離膝下。上曰：「天下一家，東、西兩都，道路甚邇。吾思汝即往，毋煩悲也。」將行，建成、元吉相與謀曰：「秦王若至洛陽，有土地甲兵，不可復制；不如留之長安，則一匹夫耳，取之易矣。」乃密令數人上封事，言「秦王左右聞往洛陽，無不喜躍，觀其志趣，恐不復來。」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。上意遂移，事復中止。

建成、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，上信之，將罪世民。陳叔達諫曰：「秦王有大功於天下，不可黜也。且性剛烈，若加挫抑，恐不勝憂憤，或有不測之疾，陛下悔之何及！」上乃止。元吉密請殺秦王，上曰：「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狀未著，何以為辭！」元吉曰：「秦王初平東都，顧望不還，散錢帛以樹私恩，又違敕命，非反而何！但應速殺，何患無辭！」上不應。

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。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：「今嫌隙已成，一旦禍機竊發，豈惟府朝塗地，乃實社稷之憂；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。存亡之機，間不容髮，正在今日！」無忌曰：「吾懷此久矣，不敢發口；今吾子所言，正合吾心，謹當白之。」乃入言世民。世民召玄齡謀之，玄齡曰：「大王功蓋天地，當承大業；今日憂危，乃天贊也，願大王勿疑！」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、元吉。

建成、元吉以秦府多驍將，欲誘之使為己用，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，並以書招之曰：「願迂長者之眷，以敦布衣之交。」敬德辭曰：「敬德，蓬戶甕牖之人，遭隋末亂離，久淪逆地，罪不容誅。秦王賜以更生之恩，今又策名藩邸，唯當殺身以為報；於殿下無功，不敢謬當重賜。若私交殿下，乃是貳心，徇利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！」建成怒，遂與之絕。敬德以告世民，世民曰：「公心如山嶽，雖積金至鬥，知公不移。相遺但受，何所嫌也！且得以知其陰計，豈非良策！不然，禍將及公。」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，敬德知之，洞開重門，安臥不動，刺客屢至其庭，終不敢入。元吉乃譖敬德於上，下詔獄訊治，將殺之。世民固請，得免。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，出為康州刺史。知節謂世民曰：「大王股肱羽翼盡矣，身何能久！知節以死不去，願早決計。」

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，志玄不從。建成謂元吉曰：「秦府智略之士，可憚者獨房玄齡、杜如晦耳。」皆譖之於上而逐之。

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，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、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，日夜勸世民誅建成、元吉。世民猶豫未決，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，靖辭；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，世勣辭；世民由是重二人。

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，入塞，圍烏城，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；上從之，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、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。元吉請尉遲敬德、程知節、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。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：「太子語齊王：『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，擁數萬之眾，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，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，奏雲暴卒，主上宜無不信。吾當使人進說，令授吾國事。敬德等既入汝手，宜悉坑之，孰敢不服！』」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，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。世民歎曰：「骨肉相殘，古今大惡。吾誠知禍在朝夕，欲俟其發，然後以義討之，不亦可乎！」敬德曰：「人情誰不愛其死！今眾人以死奉王，乃天授也。禍機垂發，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，大王縱自輕，如宗廟社稷何！大王不用敬德之言，敬德將竄身草澤，不能留居大王左右，交手受戮也！」無忌曰：「不從敬德之言，事今敗矣。敬德等必不為王有，無忌亦當相隨而去，不能復事大王矣！」世民曰：「吾所言亦未可全棄，公更圖之。」敬德曰：「王今處事有疑，非智也；臨難不決，非勇也。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，在外者今已入宮，擐甲執兵，事勢已成，大王安得已乎！」

世民訪之府僚，皆曰：「齊王凶戾，終不肯事其兄。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：『大王之名，合之成「唐」字，大王終主唐祀。』齊王喜曰：『但除秦王，取東宮如反掌耳。』彼與太子謀亂未成，已有取太子之心。亂心無厭，何所不為！若使二人得志，恐天下非復唐有。以大王之賢，取二人如拾地芥耳，奈何徇匹夫之節，忘社稷之計乎！」世民猶未決，眾曰：「大王以舜為何如人？」曰：「聖人也。」眾曰：「使舜浚井不出，則為井中之泥；塗廩不下，則為廩上之灰，安能澤被天下，法施後世乎！是以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，蓋所存者大故也。」世民命卜之，幕僚張公謹自外來，取龜投地，曰：「卜以決疑；今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！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！」於是定計。

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，曰：「敕旨不聽復事王；今若私謁，必坐死，不敢奉教。」世民怒，謂敬德曰：「玄齡、如晦豈叛我邪！」取所佩刀授敬德曰：「公往觀之，若無來心，可斷其首以來。」敬德往，與無忌共諭之曰：「王已決計，公宜速入共謀之。吾

屬四人，不可群行道中。」乃令玄齡、如晦著道士服，與無忌俱入，敬德自它道亦至。

己未，太白復經天。傅奕密奏：「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。」上以其狀授世民。於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淫亂後宮，且曰：「臣于兄弟無絲毫負，今欲殺臣，似為世充、建德報仇。臣今枉死，永違君親，魂歸地下，實恥見諸賊！」上省之，愕然，報曰：「明當鞫問，汝宜早參。」

庚申，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，伏兵於玄武門。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，馳語建成。建成召元吉謀之，元吉曰：「宜勒宮府兵，托疾不朝，以觀形勢。」建成曰：「兵備已嚴，當與弟入參，自問消息。」乃俱入，趣玄武門。上時已召裴寂、蕭瑀、陳叔達等，欲按其事。

建成、元吉至臨湖殿，覺變，即跋馬東歸宮府。世民從而呼之，元吉張弓射世民，再三不彀，世民射建成，殺之。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，左右射元吉墜馬。世民馬逸入林下，為木枝所絓，墜不能起。元吉遽至，奪弓將扼之，敬德躍馬叱之。元吉步欲趣武德殿，敬德追射，殺之。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，歎曰：「豈有生受其恩，而死逃其難乎！」乃與副護軍薛萬徹、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、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。張公謹多力，獨閉關以拒之，不得入。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後，屯玄武門，挺身出戰，所親止之曰：「事未可知，且徐觀變，俟兵集，成列而戰，未晚也。」君弘不從，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，皆死之。君弘，顯俊之曾孫也。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，萬徹鼓噪欲攻秦府，將士大懼；尉遲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示之，宮府兵遂潰，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。馮立既殺敬君弘，謂其徒曰：「亦足以少報太子矣！」遂解兵，逃於野。

上方泛舟海池，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，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上所。上大驚，問曰：「今日亂者誰邪？卿來此何為？」對曰：「秦王以太子、齊王作亂，舉兵誅之，恐驚動陛下，遣臣宿衛。」上謂裴寂等曰：「不圖今日乃見此事，當如之何？」蕭瑀、陳叔達曰：「建成、元吉本不預義謀，又無功於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為奸謀。今秦王已討而誅之，秦王功蓋宇宙，率土歸心，陛下若處以元良，委之國務，無復事矣。」上曰：「善！此吾之夙心也。」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，敬德請降手敕，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，上從之。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，眾然後定。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，皆罷散。上乃召世民，撫之曰：「近日以來，幾有投杼之惑。」世民跪而吮上乳，號慟久之。

建成子安陸王承道、河東王承德、武安王承訓、汝南王承明、鉅鹿王承義，元吉子梁郡王承業、漁陽王承鸞、普安王承獎、江夏王承裕、義陽王承度，皆坐誅，仍絕屬籍。

初，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，立為太弟，故元吉為之盡死。諸將欲盡誅建成、元吉左右百餘人，籍沒其家，尉遲敬德固爭曰：「罪在二凶，既伏其誅；若及支黨，非所以求安也。」乃止。是日，下詔赦天下。凶逆之罪，止於建成、元吉，自餘黨與，一無所問。其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並宜仍舊。國家庶事，皆取秦王處分。

辛酉，馮立、謝叔方皆自出；薛萬徹亡匿，世民屢使諭之，乃出。世民曰：「此皆忠於所事，義士也。」釋之。

癸亥，立世民為皇太子。又詔：「自今軍國庶事，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，然後聞奏。」

臣光曰：立嫡以長，禮之正也。然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太宗之功；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，地嫌勢逼，必不相容。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，隱太子有泰伯之賢，太宗有子臧之節，則亂何自而生矣！既不能然，太宗始欲俟其先發，然後應之，如此，則事非獲已，猶為愈也。既而為群下所迫，遂至蹀血禁門，推刃同氣，貽譏千古，惜哉！夫創業垂統之君，子孫之所儀刑也，彼中、明、肅、代之傳繼，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！

戊辰，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，長孫無忌、杜如晦為左庶子，高士廉、房玄齡為右庶子，尉遲敬德為左衛率，程知節為右衛率，虞世南為中舍人，褚亮為舍人，姚思廉為洗馬。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。

初，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，及建成敗，世民召徵謂曰：「汝何為離間我兄弟！」眾為之危懼，徵舉止自若，對曰：「先太子早從徵言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世民素重其才，改容禮之，引為詹事主簿。亦召王珪、韋挺於嶲州，皆以為諫議大夫。

世民命縱禁苑鷹犬，罷四方貢獻，聽百官各陳治道，政令簡肅，中外大悅。

以屈突通為陝東大行台左僕射，鎮洛陽。

益州行台僕射竇軌與行台尚書韋雲起、郭行方不協。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，

建成死，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，收斬之。行方懼，逃奔京師，軌追之，不及。

吐谷渾寇岷州。

突厥寇隴州；辛未，寇渭州。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。

廢益州大行台，置大都督府。

壬申，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：「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。」

辛巳，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反，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，傳首。

初，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，使君廓佐之。君廓故群盜，勇悍險詐，瑗推心倚伏之，許為昏姻。太子建成謀害秦王，密與瑗相結。建成死，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。瑗心不自安，謀於君廓。君廓欲取瑗以為功，乃說曰：「大王若入，必無全理。今擁兵為數萬，奈何受單使之召，自投罔罟乎！」因相與泣。瑗曰：「我今以命托公，舉事決矣。」乃劫敦禮，問以京師機事；敦禮不屈，瑗囚之，發驛徵兵，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，與之計事。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：「王君廓反覆，不可委以機柄，宜早除去，以王詵代之。」瑗不能決。君廓知之，往見詵，詵方沐，握髮而出，君廓手斬之，持其首告眾曰：「李瑗與王詵同反，囚執敕使，擅自徵兵。今詵已誅，獨有李瑗，無能為也。汝寧隨瑗族滅乎，欲從我以取富貴乎？」眾皆曰：「願從公討賊。」君廓乃帥其麾下千餘人，逾西城而入，瑗不之覺；君廓入獄出敦禮，瑗始知之，遽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，遇君廓於門外。君廓謂瑗眾曰：「李瑗為逆，汝何為隨之入湯火乎！」眾皆棄兵而潰。唯瑗獨存，罵君廓曰：「小人賣我，行自及矣！」遂執瑗，縊之。壬午，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，以瑗家口賜之。敦禮，仲方之孫也。乙酉，罷天策府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柴紹破突厥於秦州，斬特勒一人，士卒首千餘級。

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，又以程知節為右武衛大將軍，尉遲敬德為右武候大將軍。

壬辰，以高士廉為侍中，房玄齡為中書令，蕭瑀為左僕射，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，杜如晦為兵部尚書。癸巳，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，封德彝為右僕射；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

杜淹為御史大夫，中書舍人顏師古、劉林甫為中書侍郎，左衛副率侯君集為左衛將軍，左虞候段志玄為驍衛將軍，副護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，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候將軍，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，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。安業，無忌之兄；客師，靖之弟也。

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，雖更赦令，猶不自安，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。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。丙子，太子下令：「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，十七日前連李瑗者，並不得相告言，違者反坐。」

丁酉，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，聽以便宜從事。徵至磁州，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、齊王護軍李師行詣京師，徵曰：「吾受命之日，前宮、齊府左右皆赦不問；今復送師行等，則誰不自疑！雖遣使者，人誰信之！吾不可以顧身嫌，不為國慮。且既蒙國士之遇，敢不以國士報之乎！」遂皆解縱之。太子聞之，甚喜。

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，縣有系囚十許人，會春雨，臨縱之，使歸耕種，皆如期而返。臨，令則之弟子也。

八月，丙辰，突厥遣使請和。

壬戌，吐谷渾遣使請和。

癸亥，詔傳位於太子。太子固辭，不許。甲子，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，赦天下；關內及蒲、芮、虞、泰、陝、鼎六州免租調二年，自餘給復一年。

癸未，詔以「宮女眾多，幽閟可愍，宜簡出之，各歸親戚，任其適人。」

初，稽胡酋長劉屯成帥眾降梁師都，師都信讒殺之，由是所部猜懼，多來降者。師都浸衰弱，乃朝於突厥，為之畫策，勸令入寇。於是頡利、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，進至武功，京師戒嚴。

丙子，立妃長孫氏為皇后。后少好讀書，造次必循禮法。上為秦王，與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有隙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順妃嬪，彌縫其闕，甚有內助。及正位中宮，務崇節儉，服御取給而已。上深重之，嘗與之議賞罰，后辭曰：「『牝雞之晨，唯家之索』，妾婦人，

安敢豫聞政事！」固問之，終不對。

己卯，突厥進寇高陵。辛巳，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，大破之，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，斬首千餘級。

癸未，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，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，以觀虛實。思力盛稱「頡利、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，今至矣。」上讓之曰：「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，贈遺金帛，前後無算。汝可汗自負盟約，引兵深入，於我無愧？汝雖戎狄，亦有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誇強盛？我今先斬汝矣！」思力懼而請命。蕭瑀、封德彝請禮遣之。上曰：「我今遣還，虜謂我畏之，愈肆憑陵。」乃囚思力於門下省。

上自出玄武門，與高士廉、房玄齡等立騎逕詣渭水上，與頡利隔水而語，責以負約。突厥大驚，皆下馬羅拜。俄而諸軍繼至，旌甲蔽野，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，而上挺身輕出，軍容甚盛，有懼色。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，獨留與頡利語。蕭瑀以上輕敵，叩馬固諫，上曰：「吾籌之已熟，非卿所知。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，直抵郊甸者，以我國內有難，朕新即位，謂我不能抗禦故也。我若示之心弱，閉門拒守，虜必放兵大掠，不可復制。故朕輕騎獨出，示若輕之；又震曜軍容，使之必戰；出虜不意，使之失圖。虜入我地既深，必有懼心，故與戰則克，與和則固矣。制服突厥，在此一舉，卿第觀之！」是日，頡利來請和，詔許之。上即日還宮。乙酉，又幸城西，斬白馬，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。突厥引兵退。

蕭瑀請於上曰：「突厥未和之時，諸將爭戰，陛下不許，臣等亦以為疑，既而虜自退，其策安在？」上曰：「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惟賄是求，當其請和之時，可汗獨在水西，達官皆來謁我，我若醉而縛之，因襲擊其眾，勢如拉朽。又命長孫無忌、李靖伏兵於豳州以待之，虜若奔歸，仗兵邀其前，大軍躡其後，覆之如反掌耳。所以不戰者，吾即位日淺，國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且當靜以撫之。一與虜戰，所損甚多；虜結怨既深，懼而修備，則吾未可以得志矣。故卷甲韜戈，啖以金帛，彼既得所欲，理當自退，志意驕惰，不復設備，然後養威伺釁，一舉可滅也。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，此之謂矣。卿知之乎？」瑀再拜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